

xiexieni
zengwokonghuanxi
苏善生 作品

谢谢你， 赠我空欢喜

我听见你朝一个路人询问，描述的是我的样子，
你说你去了一个又一个我们曾经走过的城市。
你说你找了我三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xiexieni,
zengwo konghuanxi
苏善生 作品

谢谢你，
赠我空欢喜
——遇见改变你一生的人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谢谢你, 赠我空欢喜/苏善生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39-4057-6

I. 谢…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4103号

谢谢你, 赠我空欢喜

- | | |
|------|--|
| 作 者 | 苏善生 |
| 责任编辑 | 王士新 |
| 特约策划 | 钱其强 |
| 装帧设计 | 弘文馆·垠 子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
| 网 址 | www.whysch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640×870毫米 1/32 |
| 印 张 | 7.5 |
| 字 数 | 138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4057-6 |
| 定 价 | 2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幕 · 来生
009	第壹场 · 青木乱红
037	第贰场 · 刹那沧桑
071	第叁场 · 犀鸟光影
103	第肆场 · 素颜尘伤
137	第伍场 · 梦回影转
175	第陆场 · 万物生长
215	番外篇 · 往事
223	后记 · 我一直都知道

〔幕 来生〕

老石，老石，老石。

我多么想一直地这么喊下去，一直喊到孩子都有一大堆孙子，然后我们一起含笑而眠。

来生。

那天，我看着你母亲一步三回头地走进那扇黑色的大铁门，想她这一去，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

她留给我的是还不到三个月正在襁褓里嗷嗷待哺的你。她进去以后，我就成了你这个小人儿的临时监护人。你来到这个世界看见的第一个亲人就是我，生产的时候还算顺利，但是因为你母亲长久以来被烟酒与毒品侵蚀，那时的你只有微弱的呼吸，体重还不到两公斤，只有我的拳头那么大小，我看着护士用一只手就能托起你这小小且鲜红的肉团，心提到了嗓子眼里，我害怕这个给予了你母亲后半生近乎所有希望的生命，会瞬间消失。你那么的弱小，如果一口气稍微地提不上来，就可能离开这个明亮且带有浓重西药味的世界。

她一直没有想好给你取什么名字，直到她走进那扇黑色的大铁门。她在门口站住，转过身把你放到我的手上，然后转身，她看看我，咬了下嘴唇，看看你，眨巴下眼睛。那扇黑色铁门快要关上的时候，她突然伸出头，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来生。”

她又喊道：“老石，这个孩子就叫来生吧。”

“好的，来生。”

我用食指戳戳你粉嫩嫩、肉嘟嘟的腮帮儿。那天风很大，我的围巾被大风刮起，遮住我的眼睛，等我把围巾拨开，你母亲已经消失在了那扇门后。我抱着你奔过去，趴在门缝上望，眼前一片漆黑，我定定神，退后两步，指着门右侧白底黑字的木牌对你说：“来生，你看，你母亲去了那里。那里是天堂，洗刷人世间沾染诸多罪恶的地方。”

木牌上写着六个宋体大字：南阳市戒毒所。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母亲终究会有这么一天，要么进去洗刷掉身上的毒瘾，要么，等死。她以前不愿意进去，是因为怀了你，而又不愿意打掉，更不想让你在里面出生。如今你逐渐长大，她终于对身边所有的事再无牵挂。来的前一天晚上，她哄完你睡了后，钩住我的脖子撒娇，她说：“老石，你说我能戒掉吗？”

我说：“你肯定能，绝对能。”

她又问：“那我戒掉了，你就会娶我吧？”

我说：“你就是戒不掉，我也一直在你身边的啊？”

你母亲诡异地一笑，坐在床上默默地看着我，许久才说出一句话，异常平和。她说：“你娶了我，那素颜怎么办？你不要说我刚有了孩子需要你来照顾，素颜也有孩子了，她一个人拉扯那个孩子已经三年，已经快要被生活逼得崩溃，她更需要你去照顾。”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可能是无从回答。那天晚上，

她房间里的灯一直没有灭，她或许是在等我敲门进去，许给她一个我并不一定兑现的承诺。但是我没有，天亮以后我们就在戒毒所门口分开了。

三天后，我才知道，那一次竟是和你母亲的永别。

那天，我抱着你回了老家，父亲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一直因为我还没有成家而忧心不已，这次我抱着你回家，他乐得合不上嘴，热了一壶老酒，想和我好好喝上一气。

我端起杯子还没有喝，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保险公司打来的，很温柔的声音，她说：“是石先生吗？您好，石先生。我是民安保险公司理赔部，这里有一份保险单的受益人签署的是您的名字，请您近期过来处理下好吗？”

我不明白我会是谁的保险受益人，也不明白是谁出了事情，还没等我想明白这个。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戒毒所打来的，声音很急促：“石先生吗？我是南阳市戒毒所，沧女士昨天晚上自杀了。”

我恍当一下站了起来，椅子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接着传来你大哭的声音。父亲猛地站了起来，压低声音埋怨我：“你干吗呢？来生刚刚睡着。”

我从来没有和父亲解释你的母亲是谁？如今又在哪里，我只是说她很忙，过些日子以后就会过来。可是如今她再也回不来了。我跌跌撞撞地跑到里屋去看你，你正伸着四肢嘶声大哭，小脸憋得通红。我抱起你，把你的额头顶在我的嘴上，我不住地说：“来生，对不起。”

“来生，对不起。来生，对不起。”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不起你，你并不是我的孩子。
我几乎要跪到地上，你吓得更是大哭。

父亲过来抢走了来生，惊恐地看着我。

我双手伸出去，想要抓住什么，却知道眼前其实什么也没有。

赶到戒毒所后，得知你母亲是用宿舍木床上的一根铁钉完成了这场浩大的自杀。我这才明白过来，其实她一直没有看到希望，她一直都是想死的，就在把你托付给我的那一刻，也是存了必死的心，所以她才给你取名——来生。

你母亲从遇见我以来一直都在寻死，到今天，到最后用一根锈迹斑驳的铁钉慢慢地插进自己的颈动脉结束了这苦难的一生。她那生如其名的一世就这样被戒毒所宿舍内的鲜血淹没成永久记忆。我越想越是不能原谅自己，她在前一天晚上和我的对话，是不是更加决定了自杀。她想就算戒掉了毒瘾，又能怎样？

她死之前肯定一夜没有睡，在宿舍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封信，信封上面是你母亲的笔迹，纤细且有力，上面写着：石天明（收）。

你母亲很早就没有了亲人，在认识我之前，一直是一个人在城市的角落里漂泊。她的整个生命完全可以用颠沛流离来概括，她的死，并没有多少人悲痛，戒毒所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戒毒人员对她的死习以为常并没有多大震动，很多人是受不了毒瘾的折磨而选择自杀。而她不是，她曾经

在我面前抗过了那么多的难关，在戒毒所里的课程对她只是小菜一碟，她的死，不是惧怕毒品，而是惧怕了命运。命运让她失去了进退取舍的能力。

她何尝不想抚养你来生长大成人？她何尝不想做一个幸福安康的小女子？她何尝不想自己身边有一个喜欢的男子陪着她慢慢老去？

戒毒所的人员帮我料理了你母亲的后事，又把当时交的部分费用退到我的手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责任，所谓责任其实也无从说起，一个人想死，你是无论如何也拦不住的。

我回家后抱了你到她的墓前，墓园很大，掩映在松柏林间。你母亲的墓在角落里，不是很显眼，但是有几棵大树环绕，是极其安静的地方。我想她是喜欢这样的，人一生动荡，死后一定是想安静地躺在那里的。你这个小人儿进来后，突然不再哭闹。滴溜溜的黑眼珠盯着我看一下，又回头看一下沧桑的墓碑。墓碑上镶嵌了她的头像，不是很端庄的那种，她笑容绽放，头发束在脑后，穿一个白色粉红圆领的T恤。她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双眼皮大眼睛，嘴唇微微翘起还有尖润的下巴。这是一个可爱俏皮的母亲。有阳光斜斜地打在她的脸上，墓后一片绿树葱荫。

你看着看着，突然转过头对我咯咯地笑。我蹲下身子，拿着你的手指抚摸她的脸。我想哭，竟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你笑了起来。

你这个小小的人儿呀。

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开你母亲给我留下的那封遗书，在回去的路上又接到素颜死亡的电话。

素颜竟然也死了。

素颜死了。死因是在黄河壶口旅游的时候意外失足跌进了急流中，等人捞上来，早就断了气。脸色青紫，肺部急缩，肠胃里没有进水，是一下子就呛死的，素颜在三年前就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保险的受益人填写了我的名字。

我麻木地接过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巨额赔偿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来生，就是这样，短短几天，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先后与我永别。一个是你母亲沧桑，在戒毒所用一根十公分长的铁钉插进颈动脉自杀。给我留下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就是你来生；一个是我在这未完的一生中爱恨交织的女人素颜，她在黄河壶口旅游时意外失足跌入急流溺水而亡，她在北京还有一个儿子等我去领养，那个已经三岁，在托儿所学会朝着女生的新鞋子撒尿的小家伙。

几天以后，我接来了素颜的孩子。

于是，这个夏天，我坐在大兴安岭最高处的一片平坦原野上，左手领着他，右手抱着你。慢慢地打开了你母亲给我写下的遗书。

老石：

老石，老石，老石。

我多么想一直地这么喊下去，一直喊到孩子都有一大堆

孙子，然后我们一起含笑而眠。可是我等不及了，我也不想再等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我知道你这辈子也装不下别人了。

所以我就不等你，先走一步了。

.....

〔第壹场 青木乱红〕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兜圈，那些没有根基的巢，
在风雨飘摇里，何谈温暖？

0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牡丹亭·惊梦》）

在石天明遇见沧桑之前，其实沧桑的命运就已注定无法更改。

沧桑后来想，她遇见石天明与其说是一场浩劫，不如说是老天给她的来生留下一份寄托。人不能就这么死了，人还有来生的，那么石天明的出现就是为了抚养来生。于是沧桑在进戒毒所前把来生托付给石天明，她就认为自己可以一了百了地去死了。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她死后有知，她肯定会后悔，或者干掉死神重新再来世上一遭，别管这一遭与前一遭又有何区别。

沧桑的出生就是戏剧性的，像戏台上那花花绿绿百转千回的一出折子戏。母亲是昆曲世家出身，祖辈都是有头有脸的名角。向前推上几十年，曾经进过皇宫，拜见过老佛爷。后来乱世之中，也得到许多人物的帮助躲过一次次劫难，其

中甚至牵涉到民国初的袁世凯，解放前的杜月笙。到了解放后，先是废除戏剧十年，这个家子算是荒废下来，可是十年之后，改革的风儿一刮，昆曲又起来了，母亲就是在这时候露的脸。

那一次是有个大领导来南阳市视察，当地的政府班子摸清了这个大领导的嗜好，快马加鞭地组建了一个剧团。排练昆曲《牡丹亭》的时候正好缺一个合适的人儿来演杜丽娘。老剧团的团长这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他推荐领导去找一个叫沧灵的人，解放后沧灵是昆曲剧团响当当的人物。剧团那时候虽然没有被解散，但是都忙着解放后的大革命，听戏的人少也就不是很景气。听说沧灵先是嫁了人，后来男人在一次肃清运动中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被斗死了，于是沧灵打着包袱回了老家，当时已经怀了身孕。那是 1958 年的事情，按照这个时间算，就是把沧灵请来，也是一个老太婆，人老珠黄，怎么能唱的了那娇滴滴的杜丽娘呢？

老团长对领导说，沧灵是老了，可是她还有一个女儿叫沧清。她们家祖辈是唱昆曲的天命。这个沧清绝对差不了。

沧清就是沧桑的母亲，那年正好二十岁，花样的人儿。南阳的人赶过去的时候，沧清正背了草去喂猪，这时候的沧灵已经四十多岁，过早地白了头发，嗓子也不清脆，而是沙哑，还模糊不清。市领导专门派了人过来请，骑着一辆铮亮的金鹿牌自行车。这人在皱着眉头和沧灵说话，正感失望的时候，沧清进来了，一声“娘，家里来人了呀”，就把这人惊着了，这哪里是人间的声儿呀，明明就是那戏文里

的杜丽娘。

沧灵一辈子的遗憾事就是没有把昆曲传承下去，想一想这祖辈的荣誉都要葬送在自己身上，就悔恨不已。自从男人死后，一个人来到这个山窝里拉扯着沧清长大，闲暇时教着沧清识字念书，当然更多的是念戏文，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一句句地练唱腔，沧清果然是唱昆曲的天命，声音好得连沧灵都自愧不如。可是随后十年动荡，禁止了戏剧，也解散了戏子。沧灵有时候想，就算沧清唱得再好，这辈子也只能在这山窝里喂猪了，可是唱给猪听它也不能长膘呀。

沧清就这么出了山，带着沧家祖辈的天命。那个人是用自行车带着沧清走的，沧清回头看见母亲扶着门口的一棵歪脖子树朝自己望着，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不久，沧清就名动大江南北。那个中央来的领导更是对沧清念念不忘，先是把沧清接到了京城的一个大剧团，又时常来捧个场，送个礼物。在一场戏散了后，沧清就自然地进了那个领导的车，上了那个领导的床。

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上那个床，领导是有家有室的人，对于沧清那是爱慕和欣赏，绝对是不可能结婚的。当领导和沧清说明这些的时候，沧清傻了眼，可是没办法，人家势大如天，当时沧清也没想报复什么的，就抹抹眼泪继续唱戏去了，可是眼看着肚子却慢慢地大了。这时候领导也慌了神，一个劲地嘱咐沧清去把孩子打了，再找个好人家赶紧嫁人。可是沧清是个犟人，不但要留下这个孩子，还坚决不嫁人。最后没有办法再隐藏下去，沧清只好离开了剧组，再去找领

导，那个领导第一次丢出了点钱，第二次第三次就再也见不到了。于是，沧清在红火了大半年后突然失踪了。

以后许多年都没有沧清的消息，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想不开自杀了。其实她并没有自杀，而是一个人回了南阳，先是一个人生下了孩子，就是沧桑，然后过了几年，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嫁给了附近一个五金厂的工人。沧桑的童年就是在那个小镇的五金厂度过的。

沧桑长到六岁的时候，那个五金厂工人得了肺病，没过几个月瘦成了干棒后死了。母亲又回到了以前，她顶了那个男人的班，一个人拉扯着沧桑。

这样又过了十年，沧桑出落的比母亲当年还要水灵，声音也是像念戏文一样好听。可是母亲却从来没有教过她一句戏文，连唱过昆曲的那些历史也没有向她提起过。后来沧桑和石天明说到自己的母亲，她想，那是母亲对自己和自己上一辈的天命绝望了，戏这东西永远都是个戏，戏里太多的悲欢，索性撂了倒好。

可是沧桑还是由于那天命，只是这时候不是唱昆曲了，而是流行歌曲。

一个由当地宣传委投资拍摄的电影剧组来沧桑的学校拍戏，顺便要选几十个女孩子做群众演员，沧桑也被选了进去。拍摄的内容里还包括唱几句流行歌曲，当沧桑脱口而出的时候，导演以为遇见了专业歌手，赶忙打听这个孩子是谁。电影拍完后，导演来找沧桑，导演说，你是个天生的明星，如果你愿意，就跟着我去南方的大城市。我一定得把你捧起来。